

满天星

□文/图 陈小平

老家青石湾的河滩上，生长着一大片不知名的野花。

儿时，我总爱往河边跑，脚下金黄色的河沙软绵绵的，就像踩在云上一样。每到初夏，整片滩涂就漫起一层白茫茫的花雾，细碎的白花间缀着几缕浅粉，挨挨挤挤，远看像落了一地碎星光。

每天放学后，我都要背着竹篓去割猪草，田埂路近，我偏绕远，先奔河滩看花。同村的姑娘常聚在河滩比拼编花环，大伙各自掐取花枝，比谁编得圆润规整，缀的白花更密实好看。我手巧，指尖绕着花枝层层缠绕，总能做出匀称好看的圆花环，往头顶一扣，才背起背篓下地割草。邻居笑着打趣：“这丫头顶着一头星星割草呢。”我羞得低下头，却舍不得摘下花环，任由细碎的白花随脚步轻轻摇曳。

我问遍家里的长辈，没人说得清这野花的名字。那日割猪草回来，我头顶花环攥着一小束粉白的花枝，跑到奶奶跟前。

“奶奶，河边这一团团的白花是什么花呀？你看我编的花环好看吗？”

奶奶埋着头在择菜，抬眼望了望我手里细碎的花枝，轻轻摇头：“野花草罢了，不值得记名字，年年在河滩上自己长出来。”

我不甘心，又跑去问住在隔壁的教书先生。

老先生推了推眼镜，捏起一朵小花细细端详。“这花我认得，叫满天星。”

“满天星？满天星。”我低声默念这三个字，心头瞬间柔软。这般细碎的小花簇拥成片，可不就是洒落人间的满天星辰。

那片河滩，是我童年独有的秘密乐园。

没有规整的花圃，没有人工的照料，满天星顺着河湾肆意蔓延。河水涨涨落落，沙土贫瘠，它却长得蓬勃舒展。纯白的小花铺成无边云海，风一吹，细碎的花影跟着河水起伏。

我总是蹲在花丛里玩耍，捡光滑的鹅卵石堆在花根旁，或是折几枝拿回家，插在豁口的旧瓷瓶里。每日割草都要绕路来此，编花环戴在头上，日日与这片白花相伴。那时不懂珍惜，只当它是随处可见的野草，从没想过这片花海会消失。

没过多久，村里传来消息：三峡库区即将蓄水，整村的人都要移民搬迁。

大人们忙着收拾家当、丈量房屋，人人脸上都笼罩着一层愁绪。我日日往河滩跑，看着大片满天星，心里堵得难受。

搬迁前的最后一日，我独自走到河边。

整片满天星开得比往年更盛，白茫茫一片，似是通晓离别将至，拼尽气力盛放，留住故土最后的浪漫。我蹲下身子，小心翼翼地掐下一大捧花枝，抱在怀里。回家找出旧报纸，一层一层裹住花束，摊在木窗台上阴干。

奶奶路过看见，叹了口气：“要走了，留几株野草做什么？”

我轻轻抚摸还带着水汽的白花，不肯松手。“这是老家的星星，带走了，我就不会忘了河滩，忘了戴着花环割猪草的日子。”

数日之后，我们坐上移民搬迁的车，大包小包塞满了车厢。那束干透的满天星，我单独装进布袋，牢牢抱在怀中。

一路辗转，换乘摩托车、客车和船，抵达移民安置点时，我翻遍行囊，却发现布袋空空如也。那束承载着故土记忆的干花，彻底没了踪影。

我沿着来时的路折返寻找，一无所获。站在陌生的街道，心里空落落的，那片童年星河被我弄丢了。

往后的许多年，我走过很多地方，花店、公园、乡间小路，总是下意识地搜寻满天星的影子。市面上售卖的大多是盆栽观赏品种，花色艳丽，精心养护，却少了河滩上野花肆意生长的松弛劲儿。

前年搬入新家，阳台终于有了一方可以种花的角落。

我专程去花市，寻了原生白色满天星花苗。

守摊的老板娘帮我配绿化种植土，一边装盆一边闲聊：“满天星皮实好养，沙土就能扎根，不用费心照料。”

我捧着花盆回家，敲碎硬质园土，掺上河沙与腐熟泥土，仔细地把花苗栽入盆中。

日子缓缓流淌，小苗抽枝、结苞。初夏时节，细碎的白花铺满整盆。

坐在阳台上，望着一丛雾白，儿时河滩上的画面一一浮现。故土淹没，干花遗失，我是不幸的；可属于我的满天星，重回眼前，我又何其有幸。

从前年少，只觉得此花甚是好看，历经搬迁、别离、失去，才读懂了这丛细碎草木藏着沉甸甸的乡愁。

它不似浓烈的花朵张扬夺目，却能在贫瘠的河滩上自由生长；它微小单薄，千万簇相拥汇成星海。

江水淹没旧居，岁月带走旧物，我们总要和故土、旧时光告别。人生本来就是不断失去。

但怀念从来不会真正沉没。

阳台上这一盆满天星，是与故乡迟来的重逢。风拂过，细碎白花轻轻晃动。

江底的那片花海，是否依旧如云似雾？

那片缀满星星的河滩，那群头戴花环割草的少女，是青石湾独有的记忆。万千三峡移民，心底都藏着一处回不去的河滩，一丛不败的故土繁花。

三个月亮

□朱小国

你从青藏高原之巅而来
带着雪线的呼吸和草甸的私语
在云南华坪与永仁之间
你蜿蜒而行，然后
一个转身
便款款流入四川
水袖轻拂，便孕育出
这朵独一无二的攀枝花

你的水清冽，魂通透
她便有了永恒的底气
因你而神奇，瑰丽
因你而续写青春的神话

你模仿月亮的形状
依山而绕，将小宝鼎高高举起
青翠的宝鼎，托起蔚蓝的天空
从此，攀枝花的夜晚有三个月亮
一个沉在江底，一个悬在天上
一个驻在攀枝花人的心上

你知道如何制造险峻
从高耸入云的神山起身
一头扎进深谷的怀抱
千尺落差，撞响了磅礴的峡谷
回音响彻古今
唤醒了拉鲊古渡的驿站
催生了迤沙拉村的乳名

你滋养着花，花也衬托着你
每年的农历十月，你将毕生的雾
轻轻搁在迤沙拉的山腰
白雾蒸腾，上下翻涌
恍若一条白龙，正涉过整条大江
旅人纷纷屏住呼吸
而奔腾的，是你的梦幻
更是攀枝花人内心的底色

你穿过群山，于是便有了桥
一座座，让你的身躯成为博物馆
成昆线上的那道飞虹
是中国当时跨度的奇迹
金江上的斜拉索
让城市豁然开朗
鱼鲊古渡之上，天堑变通途
渡船里的古老故事
在桥墩下，依旧熠熠生辉
为攀枝花人，处处插上翅膀

你用千万年的厚重
让她光彩照人
你生生不息，她便花团锦簇
看，木棉花开了
冬天便不敢再来
古树的年轮里
镌刻着沧桑与变迁
火红的花朵下
山羊与牧羊人正在嬉戏
那一树一树的红
是倔强的生命力
也是这片土地
一代代人奔涌的脉搏